

## 琼州风物

唐崛

## 儋耳山怀古

又一次登上儋耳山，山高人为峰。往西瞭望，北部湾，波涛汹涌，舟船点点。再向东俯视，儋耳大地，樵村渔浦，阡陌交通。好一派壮美风光。

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儋耳山方圆百里就有人类居住，那是一支称之为“儋耳”的族群。这支族群为何称为“儋耳”？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儋耳“其渠帅贵长耳，皆穿而绳之，垂肩三寸”。儋耳族人首领以耳长为贵，均在耳朵下端穿洞，饰上坠物，使之下垂近肩而得名。而汉人杨孚却在《异物志》中认为：“儋耳，南方夷，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，并镂其耳匡，为数行，与颊相连，状如鸡腹，下垂肩上。”儋耳族人从面颊连至耳匡再垂肩上，均刻画上数行如鸡肠状弯曲的花纹，故名“儋耳”。前者认为“儋耳”与耳饰有关，而后者认为与文面有关。孰是孰非，在此，暂且不论。

无疑，儋耳山也就这样因“儋耳”之称而得名。儋耳山旧时松林茂密，藤蔓缠绕，又名松林岭、滕山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就是这么一座平地突兀，海拔190多米，比起别的山，不算高也不算大的山岭，因仙踪道足仕迹而负有盛名。

宋绍圣四年，苏轼被贬儋州，途经儋耳山时，被这座平地而起的峻峭山岭和周边的玄武岩吸引。他是否登上过这座山？无人知晓，也无人考证。但他切切实实诗兴大发，写下了《儋耳山》一诗：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傍石，尽是补天馀。”诗中借物抒情，以暗喻曲尽其意。表达了他怀才不遇和理想难以施展的愤懑和烦恼。

苏轼居儋三年，北归之后，儋耳山却引了不少俊杰到此修炼静读。清代举人陈焯在《松林山考》中记载：“山顶有天然石室，唐时（笔误，应是宋时）僧和靖始居之，继白玉蟾又居之，挖顶得井，悉于此炼丹。明进士官行人许子伟亦于此读书。”他们的到来，多少都受苏轼儒释道思想的影响，以及苏轼《儋耳山》中的“他山总不如”的引领。

据元至正时教谕谢廷玉撰《重修凌霄庵记》载：“僧和靖，临（高）之昆耶山那尼村人，生宋靖康丙午，少慕佛，祝发之儋松林岭修行，餐松饮露。后往凌霄福地面壁六年。淳熙丙午冬，功成腾化，锡命有‘南天白衣慈父’之号。乡人陈道源以蛻骨塑像结庵事之。”和靖在儋耳山修行时，在民间是做了不少善事好事，深受百姓的爱戴的，不然，民间怎么会称他“南天白衣慈父”，乡人怎么会为他建庵供奉。

是巧合还是刻意，是机缘还是特地，僧和靖之后，南宋绍兴十九年（1149年），儋耳山又迎来了一位16岁的少年白玉蟾，不同的是，一个修佛，一个修道。

据民间传说，白玉蟾在儋耳山修道三年，曾率民两次祈雨，说来也真灵验，果真感动了上天，即时大雨滂沱，救了苍生。后来，人们在儋耳山为他刻神像供奉膜拜，并尊称他为“白衣公”。如今儋州北岸地区不少人还能背诵他的《祈雨歌》：“驱雷公，役电母，须臾天地间，风云自吞吐，欬火老将擅神武。一滴天上金瓶水，满空飞线若

机杼。化作四天凉，扫却天下暑。”

后来，这位原名葛长庚的白玉蟾，修成了道教南宗宗派鼻祖，还被皇帝封为紫清明道真人，他一生很崇拜苏轼，把苏轼当成本家，在他的诗文中常称苏东坡为“坡仙”。

400多年后，又一个寒门子弟登上了儋耳山，不为释，也不为道，而为儒。他尊崇儒学，静心苦读。他就是“一里出三贤”之一的许子伟。他下山后，又登门拜罢官回乡的海瑞为师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考中进士，授行人司行人。万历十五年，海瑞病逝南京，他奉旨护送海瑞灵柩回琼安葬。回京履职后，先后任兵部左给事中、吏部右给事中等职。在京期间，他创建琼州会馆，为进京赴考的琼籍学子和来往琼人提供方便。弃官居琼后，他先后创办儋耳义学、琼山敦仁书馆，掌教文昌玉阳书院。还为百姓办了不少的实事好事，深受百姓拥护。

儋耳山，灵气之山，承载儒释道，“他山总不如”。它奇峻地屹立于儋州北部，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，尽管风云变幻，朝代更迭，她依然青山依旧，容颜不改，像一位仙风道骨之老人，默默地见证着儋耳大地的日新月异。图

## 市井烟火 黄道娟

## 海上时光



美丽的西岛。资料图

夏天的西岛，风平浪静，万物静美。大海邈远辽阔，极目处，层层叠叠的碧波，铺满了最纯的蓝靛。

才下船，一低头就看见海里的鱼儿。海水极其清冽。

骄阳似火，手触摸海水，也有热意。老人歪着身子在树荫下摇蒲扇，看海，看山的倒影，看船帆点点。风来了，软软的、潮潮的，却又清清爽爽的，带来海的气息。偶尔一只海鸥在上空盘旋，而后扬长而去，凝成一墨点，消失在蓝天中。

一条破旧的渔船搁浅在海滩上。它待在那里应该很久了，船体斑驳，桅杆斜垮，快散架了似的。裸露在甲板上的几颗钉子，在太阳照耀下闪着坚固的光。这是“退役”的渔船，专门放置在沙滩上给游客拍照用的。

每一位上岛的游客都会到渔村美食街打卡。渔村是岛上渔民最早的居住地，现在成了网红村。小街两旁摆着长长的摊位，售卖各种小吃和土特产。有油炸大虾饼、海鲜烧烤、铁板烧、烤肉串、汤粉、冷饮等。烟火袅袅，香气四溢。

我的目光被低矮的珊瑚石屋吸引。珊瑚石屋是西岛的特色景观。渔民就地取材，用珊瑚石做围墙，砌屋基、巷道，斜坡、台阶，墙壁……一片片，一擦擦，一排排，刻满岁月的印痕和历史的沧桑。珊瑚，美丽的珊瑚，你的前身是大海里最柔软最斑斓的植物，是鱼儿的家园，现在却化身沙滩上最坚固最无畏的石头，是渔民的屋檐。任凭狂风暴雨，浪涛侵蚀，就这样矗立着。这是一种多么神奇而伟大的角色转化？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珊瑚石墙，自上而下，就像在翻阅一部海上的生活史书。厚重的文化都沉淀在岁月长河里。遥想当年，海上生存环境恶劣，无林

木，无片瓦，台风频繁，亏得有这珊瑚石，建了石屋，让渔民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得以遮风挡雨。

如果说，西岛是一幅画，蓝是大美底色，灰色的珊瑚石就是画中的点睛之笔。这厚重的一笔，如同游子的乡愁，铭刻在心灵深处，难以磨灭。

尽管天气炎热，也阻挡不了人们住海、看海、玩海脚步。许多年轻人拖着行李箱直奔小岛度假。游客给小岛带来了生气，小岛也让游客有不一样的惊喜。有年代感的珊瑚小屋，有海上书屋，有新潮的民宿，有时尚的酒吧，有椰梦长廊，有各种海上项目，还有特色的海鲜美食。都是年轻人热衷的。

海上慢生活时光，随性而为。可以点一杯咖啡，面朝大海，发一天呆；可以泡海上书屋，在文字天地里畅游；可以骑自行车行走“椰梦长廊”，去岛中之岛牛王岭，领略什么是怪石嶙峋。夜晚，可以在酒吧里与朋友一醉方休，或高歌一曲。在这里，古老与现代，传统和时尚相得益彰，交融生长。

在巷子里转悠，碰到几个老婆婆。她们坐在石凳上，精神十分饱满，一问都八九十岁了。老人们过着体面的生活。她们成了游客的风景，游客也是她们的风景。老人多为疍家土著渔民，随便聊一聊，都是有故事的人。慢悠悠地走在狭长的巷道上，隐约听到巷子深处传来疍家渔歌：“疍家人放歌赶海捕捞，好不豪迈；修船织网哼唱渔歌，好不惬意。正是渔歌给了疍家人在枯燥的海上生活中点缀了丝丝的甜意……”

文化是跟着人走的，人走到哪里文化就带到哪里，并在那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

西岛从来不缺故事。除了珊瑚石屋，海上书屋，还有女子民兵连。

如今这个以旅游为主的小岛到处都充满了时尚元素。历史，如果不被记录下来，就犹如沙滩上的脚印，经不住时间浪潮的冲刷。而当我驻足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时，便获得了一种坚固的记忆。

女子民兵连是西岛的一张名片。女子民兵曾经多次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在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里，一张张影像，记录了几十年来女子民兵连从解放战争时期艰苦训练保家卫国，到和平年代爱岗敬业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。我在这些影像墙下走来走去，从不同角度看去，镜头在切换，时光在流转，有故事有场景，有人物有情节。女子民兵们像海上一个个微缩的脚印，一步一步，一行一行，走出了那段艰苦而又荣耀的历史轮廓。

在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里，我心中的感情像潮水般激荡着。我从她们那粗大的手掌，黝黑的面庞，以及坚毅的目光中，看到了海南女子身上犹如大海一般的风骨与神韵。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气神、坚忍不拔的生命力……图

## 百味书斋 程应峰

## 金庸写月

名家写月亮，都写得灵气十足。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笔下的月亮，无论是新月，淡月，冷月，钩月，残月，圆月，都别有韵味，别具气象。

他的月亮有枯草味：淡淡月光之下，她已然醒来，坐在枯草之上。他的月亮颇具风情：残月斜照，她悄立晓风之中，怯生生的背影微微耸动。他的月亮如涌流：筵席散后，眼见一轮明月涌将上来。他的月亮会映衬：只觉眼前青光一闪，寒气逼人，手中已多了一柄青森森的长刀，刀光如水，在冷月下流转不定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金庸的月亮也不例外。阴时：半空中打了个霹雳，抬头一看，

只见乌云满天，早将明月淹没。晴时：门外明月在天，花影铺地，却是深夜时分。清光在湖面上便如镀了一层白银一般……峭壁上有一洞孔，月光自洞孔彼端照射过来，洞孔中隐隐有光彩流动。圆时：月亮正圆，银色的月光映着银色的雪光，与苗若兰皎洁无瑕的肌肤一映，当真是人间仙境……月明如洗，长空一碧，月光将山壁映得一片光亮。缺时：此时天色已然朦胧，在池边亭中坐了一会，眼见一弯新月从东升起……他抬起头来，但见一钩眉月斜挂天除，冷冷的清光泻在杏树梢头。

风花雪月自是少不了的。金庸笔下的“风、花、雪”与“月”通常是不离左右的。写风中月：眼见明月初升，照在她白里泛红的脸蛋上，更映得她容色娇美。写花前月：月亮照入湖中，湖心也是一个皎洁的圆月……一惊而醒，才知是做了个梦，揉了揉眼睛，伸手一摸，一对花鞋好端端地便在怀中，站起身来，抬头只见月亮正圆。写雪中月：山谷中放眼尽是白雪，月光如银，在白雪上反映出来，虽在深夜，亦如黎明。

写月亮的性情，他平淡中有神奇：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，月光如水，照在这片空地之上，四周无遮掩之物；月光从窗格中洒将进来，一片清光，铺在地下。淡淡的微云飘过来，掩住了月亮，似乎是月亮招手叫微云过来遮住它的眼睛，它不愿见到这样诧异的情景。

当月亮与人物的情绪关联时，便有了不一样的情态：抬起头来，望着天边一轮残月，长叹一声。大雪初停，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，她陡然觉醒，不禁失声痛哭，原来腹中胎儿已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。一斜眼瞥见月亮惨白的光芒从乌云间射出，照在左侧那堆骷髅头骨之上，不觉一个寒噤。这时寒风刺骨，月亮已被乌云遮去了大半，月色惨淡，各人都感到阴气森森。银鞭舞得更加急了，月色溶溶之下，闪起千条银光。

金庸描摹一个人的秀美，常常衬以月光：淡淡的月光从云中斜射下来，在她脸上朦朦胧胧地铺了一层银光，更增秀丽之气。一转头，淡淡月光下只见盈盈微微一笑，扮个鬼脸，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，笑容说不出的动人……星月光照映之下，雪白的脸庞似乎发射出柔和的光芒。

金庸笔下，情势险时，云重月暗；心情好时，朗月悬空。身陷逆境，凄风冷月；人生顺畅，月色溶溶。常有一弯新月，在窗间窥人。也有暗影朦胧，于掩映间生姿。祥和时，有新月初上，银光似水，照在两个相爱的人身上。诡异时，寒风凛冽，一钩残月从云中现出，一片清光在林隙树梢上照射下来，满地树影凌乱。

可以说，金庸笔下的月亮千姿百态，或是月朗星疏；或是清光遍地；或是月色溶溶；或是月影如梦；或是大河圆月，气象雄伟；或是大漠钩月，夜凉如水……他通过对月亮的描绘，营造出耐人寻味的武侠小说氛围，创设了一个又一个切合情节、意味深长、生动活泼的自然场景。图



金庸武侠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月亮。资料图